# 情欲交错初恋

一、淡淡秋意、寥寥春愁。

我叫小秋，秋天的秋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要在秋天生我，还没有出生时，该死的屈原就开始悲秋，一悲就是几千年，到了我的头上。我想我这一辈子倒霉，大概都是这个老头子留下的吧。

年少时的我，决不似现在的懒散迟钝，敏而好学，就读于一所重点中学ｗ中。

由于是重点的缘故吧，女生多数缺乏热情，总是抱着书本猛ｋ，但也不全是。

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和一个外表多愁善感，清纯可人的女生婕火热起来了……初中时候的感情，于现在简直是一个迷，快奔三十的人实在很难揣度自己１３、４岁的想法。只记得当时的我和她……纯纯的，小儿女一般。一直到高中，随着她去了另外一个中学，我们便逐渐疏远以至于完全没有了联系。而灵，她的好友却和我留在了ｗ中。

我和灵当时并不很熟，只因为婕的关系，才有了一点瓜葛，而且很有点相互看不上眼的意思，两个世界的人吧。高一时候的物理化学要分ａ、ｂ班，这使得原本很少接触的我们到了一个教室上课。她是个不甚用功的人，与我一般，但总能取得不错的成绩（事实上最后高考的结果，证明她比我要优秀，惭愧～）。

同样懒散的我们，便在老师在讲台上昏天黑地讲解数理化的时候，天南海北的闲聊一通。毕竟是老同学么，比其他人总是要熟悉一点。逐渐的，她的真面目开始暴露了……基本上，灵是那种伶牙俐齿型，对我从不留口德，仿佛她天生就是来打击人的。我那一点点身为男人的自尊心已经被她嚼了３６５遍，吐出来已经是一盘杂碎……在精神承受折磨的同时，我的肉体也也在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：每天不是被小女生的尖头皮鞋踢ｎ脚，就是被赫然印着「０。４极细」——一行带着悲情的蓝色且触目惊心的小字的圆珠笔戳２ｎ下。

还有我飘逸了没多久的可怜头发，不断经受着韧性测试，以至于后来我为了能够「免检」不得不把自己想象成中世纪的法国人——一个星期不洗澡（准确地说是不洗头）。

当我的头发俨然成为一座新的大庆油田的时候，当她面对着这座点缀着「北黄牛好国飞雪」的「油田」无处下手的时候，我的得意之情油然而生……伴随着一点莫名其妙的感觉……我想，我一定是个变态。尽管如此倍受摧残，我仍然乐此不疲不着边际的和她聊天。或许一个女子于我来说总比有机物和重力加速度要有吸引力的多。终于有一天，我沮丧的发觉——我是一个受虐狂！这个发现最终宣判了我的无期徒刑。

高二，我无可挽回的坐到了她前面的位置上。这个二楼的教室丝毫没有改变我悲惨的命运，我仍像１５岁时那样被骂着，踢着，戳着，走到了人生的第十六个秋天。

灵终究是个女孩子，纵然是野蛮了点，毕竟也有女孩子应有的一些优点。要知道女人的外表和内里很不同，就像男人的外表和内在，我想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吧。

比方说，当时我们年级有个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美女的，和她说了几句稍微有涉人生，爱情的话题之后，我就发现如果她不去做尼姑，可真是罪莫大焉，残害众生了。

相比而言，外表灵秀的灵，我以为还是善解人意的。大概她也如此认为，因此在我生日的时候，送了我一份礼物，这着实让我没由来地欣喜了一阵。然而这欢喜没多久——其实便只有一刻，我的所有欢欣都被ｃｒａｓｈｅｄ。当信封里抽出薄薄一张东西时，我发现我错得厉害……那是张照片而已，正面是一个径自对我微笑的女孩，是她——婕。她站在青岛的一幢别墅前，难怪我觉得她离我如此远。青岛看上去很干净，就像她的笑容，我想我喜欢青岛，因为我喜欢干净，但我不再喜欢她了。也许为自己三脚猫的感情负责是只有愚昧无比的男人才会作吧，我是个聪明的男人（至少那个时候还挺聪明），所以我很快明白，它可以作我的妹妹，仅此而已。

送我照片的灵，虽然自诩玲珑剔透，看起来却难于跟上我这个聪明人的思维，男人和女人的差别终究不可避免的，我想。我的心思有那么难猜么？还是她不如我想的那样聪慧？